清史稿/卷37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百七十八 ◄

清史稿
卷三百七十九

► 卷三百八十

列傳一百六十六

趙慎畛盧坤曾勝陶澍

趙慎畛，字笛樓，湖南武陵人。為諸生時，學政錢澧器之，曰：「人英也！」嘉慶元年，成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遷御史、給事中。條上川、楚善後屯田保甲事宜。巡通州漕，革陋規，廉得楊村通判科索剝船，奏褫其職。湖南學政徐松矜愎失士心，欲附慎畛自固，常列其弟子優等，慎畛列款糾劾罷之。兩廣總督蔣攸銛薦其才可大用。

十七年，出為廣東惠潮嘉道。嚴治械鬥，捕南澳、澄海、潮陽盜甚眾；沿海民寮居為逋逃藪，悉編入保甲。逾年，擢廣西按察使。天地會匪結黨構亂，脅有貲者入其中，慎畛惟嚴罪匪首，被脅者不坐。廣東洋匪投誠後，漸入廣西為盜。設水路巡船以護商旅，督守令以捕盜多少為殿最。遠郡招解重囚煩費，吏因諱盜，省文法，嚴舉劾，緝捕始力。二十年，遷廣東布政使。州縣多積虧，展轉相承，悉心鉤稽，除其糾轕，庫儲頓增。南海、高要瀕河堤防多圮，民苦水患，籌款生息資歲修，屯田五千餘頃。賦重為累，請減糧額，攤抵於沙坦輕則之地。粵俗奢靡，刊發陳宏謀行政訓俗遺規，躬行節儉以示勸。

二十三年，擢廣西巡撫。習知粵西地勢如建瓴，旬日不雨即旱竭，勸民修隄塘，造龍骨車，開廕井，設井筒架，皆頒式俾仿行。地連黔、楚，群盜出沒，宜山會匪廖五桂、藍耀青分踞新、舊兩墟，糾眾分黨，偽立名目，勒索殷戶，爭利相擾，親往捕誅之。飭屬

行保甲，置望樓，練民壯互相守望，縣建卡房數十座，府各督屬會營巡緝。柳州至省千餘裡，設水汛四十三所，終任凡獲盜千七百餘人。盜多出於流匪，編客民籍，驅其單身遊蕩者，礦廠窯榨傭丁皆立冊，有保者留，否則逐。故事，梧、潯二關，巡撫例得動用盈餘。慎昤曰：「吾家衣食粗足，身為大臣，取盈將安用之？當為國家布仁澤耳。」乃於桂林設預備倉，增設書院，柳州、慶遠、思恩三府皆創設之；繕城濬河，廣置棲流所，並取給焉。

道光二年，入覲，宣宗嘉其誠實不欺，溫諭褒勉，擢閩浙總督。嚴申軍律，課諸鎮營汛勤訓練。浙江提督沈添華玩縱，劾罷之。責水師緝海盜，盜多就擒。上游四府多山，客民租山立廠，遊匪群聚，遣兵搜山，捕誅其魁。閩安所轄有瑯琦島，居民多為奸利，擒治之，移駐水師，建砲台，遂為省城門戶。台灣自來多亂，動煩大兵，慎昤尤以為慮，盡選賢能以治。鳳山莠民楊良斌煽眾起事，檄巡道孔昭虔、知府孔傳穋剿治，未一月而定，不煩一兵渡海。驩瑪蘭初設治，部議賦則較重，奏減之。民入山伐木，歲供道廠船料，匠首苛斂激變，捕誅首亂，更定採木章程，乃相安。戍兵萬四千，更代時皆赴廈門，由提督點驗，遠者千里，改由各提鎮分驗，兵困以蘇。台灣產米，漳、泉數郡仰給商運，江、浙、天津民無蓋藏，米貴輒生亂，於海口稽米船出數，酌豐歉為限制，常留有餘。疏請漳浦明儒黃道周從祀文廟，下廷臣議行。侯官謝金鑾、德化鄭兼才皆以學行著，素所敬禮，歿而舉祀鄉賢。又旌表義烈，以振風俗。

五年，調雲貴總督。銅礦、鹽務積疲，疏陳變通整頓之法。以邊防莫便於屯田，方考訪形勢利便，未及議行而疾作。病中拜疏劾貪黷不職者數十人。未幾，遂卒。代者急遞追回原疏，滇人惜之。遺疏上，優詔賜卹，贈太子少保，謚文恪，祀名宦、鄉賢祠。

慎昤服膺儒先，凡有益身心可致用者，皆身體力行。好善嫉惡，體恤屬僚，訓懇切，如師之於弟子。所至於文武官吏，常能識別其才否，人亦樂為之用。所著奏議、從征錄、載年錄、讀書日記、惜日筆記等書及詩文集凡數十卷。

盧坤，字厚山，順天涿州人。嘉慶四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散館授兵部主事，洊遷郎中。扈隨木蘭，校射，賜花翎。十八年，出為湖南糧儲道，丁本生父母憂，服闋，歷廣東惠潮嘉道、山東兗沂曹濟道、湖北按察使、甘肅布政使。道光元年，護理陝西巡撫。二年，擢廣東巡撫，未之任，調陝西。議者謂南山老林易藪姦，不宜開墾。坤歷陳漢、蜀、唐、宋史事，及漢李翕郙閣頌，以徵墾治之利；專任嚴如熤，假以便宜，墾務大興。勘修南山各屬城工，漢江堤岸，築壩濬淤，審度形勢，移駐文武，增改官制。又修復咸寧、長

安、涇陽、盩厔、岐山、寶雞、華州、榆林河渠水利，籌補榆林、綏德兩屬常平倉穀，勸民捐建社倉。疏陳：「察吏之要，不獨親民，官貪廉為民身家所繫，其勤　　惰、明昧、寬嚴，皆關民生休戚。」宣宗深韙之。五年，以母憂去官。

六年，回疆用兵，特起駐肅州，偕總督鄂山治轉餉。以托古遜為運糧首站，自烏魯木齊至阿克蘇，置三十二站，大兵五萬餘，日需糧五百石，每站備駝五百有奇，由山西、陝西採購；又蒙古阿拉善部進駝千，烏里雅蘇台調撥官駝四千。疏請軍需從寬籌備；兵丁量增口糧；給皮衣皮帽，以御寒；出口駝馬芻秣；時給買補缺額營馬，預備續調；監造軍械務期堅實；撥運陝省制錢，平市價；添設台站夫馬；僱用車輛，定例價；招募護台民丁；後路糧台亦添兵守護：凡十一事，並如議行。回疆平，加太子少保。及張格爾就擒，賜頭品頂戴。服闋，授山東巡撫，調山西。八年，裁撤肅州軍局。始抵任，尋調廣東巡撫。

十年，又調江蘇，未至，擢湖廣總督。兩湖鹺務，狃於封輪之例，道光初議散輪，七年復因加價，仍改封輪，引滯商疲。坤至，疏請實行散輪，建鹽倉於漢岸，俾商船源源攬運。尋量減售價，以銷楚岸積鹽。設塘角總卡，按船編號，以杜內私外私之弊。复湖南永興粵鹽定額，以保淮綱。湖北水災，請免米稅，借帑十萬兩，購川米平糶。疏調前兩淮鹽運使王鳳生綜理水利，擇要疏濬河道，修築堤堰，皆以次舉行。

十二年，湖南江華瑤趙金龍作亂，粵瑤應之，湖南提督海凌阿及副將、游擊等皆戰歿，坤親往督師，密陳湖北提督羅思舉能辦賊。時桂陽、常德諸瑤蜂起應賊，常德水師、荊州駐防兵皆不習山戰，坤至，悉罷之，改調鎮箪苗疆兵，分屯要隘，堅壁清野，與賊相持。俟兩湖兵大集，貴州提督餘步雲、雲南副將曾勝亦率軍至，乘雷雨襲擊洋泉街。羅思舉督諸將晝夜環攻，斃賊數千，破其巢，擒金龍子女及頭目數百人。金龍乘間逸，為亂軍所殲，獲其屍及劍印木偶諸物。捷聞，賜雙眼花翎，世襲一等輕車都尉。尚書禧恩、將軍瑚松額方奉命視師，未至，賊已平。粵瑤趙青仔糾眾數千入楚界，聲言為金龍復仇，連敗之於濠江、銀江，擒青仔磔於市。廣東連山黃瓜寨瑤猶猖獗，兩廣總督李鴻賓剿治不力，以罪逮，調坤代之。偕禧恩等先後往督諸將進剿，瑤疆悉平。合疏陳兩省善後事宜，改移文武官制駐所，並允行。

十三年，越南盜陳加海結邊地遊民嘯聚狗頭山，潛入內洋，遣水師擊沉八船，擒加海誅之。尋越南內訌，慎固邊防，拒其請兵，詔嘉得大體。

英吉利兵船擅入海口，要乞推廣通商，坤依故事停其貿易。領事律勞卑挾二船入虎門，砲擊不退，且以砲拒，進泊黃埔。坤設方略扼其歸路，斷其接濟，集水陸師臨以兵威，律勞卑窮蹙，引罪求去。澳門洋商代請命，坤持之良久，乃驅之出口。疏聞，詔嘉獎，先奪宮銜、花翎並復之。於是嚴海防，勤訓練，自南山至大虎分三段，與沙角、大角相聯絡。省河中流沙地增建砲台，以資保障，夷情斂懾。坤久任封圻，所　皆有名績，宣宗深倚之。十五年，卒，贈太子太師、兵部尚書，從優恤，謚文肅。子端麟，襲世職。

曾勝，廣西馬平人。以行伍從剿湖南苗匪、川、楚教匪，積功至都司。累遷雲南參將，以計擒梟渠徐黑二及宣威小梁山匪首，為時稱。遷維西協副將。瑤匪趙金龍之亂，率師會剿，擢湖南永州鎮總兵，殲金龍，及擒粵瑤趙青仔，戰皆力。尋赴廣東剿連山瑤，迭戰大拱橋、分水嶺、砲台山、火燒坪、軍僚裡、大厓衝、上坻園。瑤平，論功最，加提督銜，賜號瑚爾察圖巴圖魯，予雲騎尉世職。調南韶連鎮，擢廣東陸路提督。當英吉利兵船入內河，水師提督李增堦不能阻，勝獻策，以巨船載石沉塞海口老洲岡隘道，聚草船數百橫內河，備火攻，勝率兵臨之，英領事律勞卑悚懼聽令，事乃定。十七年，卒於官，謚勤勇。

陶澍，字云汀，湖南安化人。嘉慶七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遷御史、給事中。疏劾吏部重簽，河工冒濫，及外省吏治積弊。巡中城，決滯獄八百有奇。巡南漕，革陋規，請濬京口運河。二十四年，出為川東道，日坐堂皇，剖決獄訟如流。請減鹽價，私絕課增。總督蔣攸銛薦其治行為四川第一。歷山西按察使、安徽布政使。

道光三年，就擢巡撫。安徽庫款，五次清查，未得要領。澍自為籓司時，鉤覈檔案，分別應劾、應償、應豁，於是三十餘年之糾轕，豁然一清。嚴交代，禁流攤，裁捐款，至是奏定章程，俾有司釋累，得專力治民。瀕江水災，購米十萬石，勸捐數十萬金，賑務覈實，災民賴之無失所。治壽州城西湖、鳳臺蕉岡湖、鳳陽花源湖；又懷遠新漲沙洲阻水，並開引河，導之入淮。淮水所經，勸民修隄束水，保障農田。各縣設豐備倉於鄉村，令民秋收後量力分捐，不經吏役，不減糶，不出易，不假貸，歲歉備賑，樂歲再捐，略如社倉法而去其弊。創輯安徽通志，旌表忠孝節烈以勵風俗。

五年，調江蘇。先是洪澤湖決，漕運梗阻，協辦大學士英和陳海運策，而中外紛議撓之。澍毅然以身任，奏請蘇、松、常、鎮、太五府州漕糧百六十餘萬石歸海運，親赴上海，籌僱商船，體恤商艱，群情踴躍。六年春，開兌，至夏全抵天津，無一漂損者，驗米色率瑩潔，過河運數倍。商船回空，載豆而南，兩次得值船餘耗米十餘萬石，發部帑收買，

由漕項協濟天津、通倉之用，及調劑旗丁，尚節省銀米各十餘萬。事竣，優詔褒美，賜花翎。明年，遂偕總督蔣攸銛合疏陳海運章程八條，冀垂令甲，永紓漕累，格於部議，未果行。又以紳衿包完漕米，橫索陋規，為漕務之害，奏請懲辦。學政辛從益意不合，爭之。澍复疏言：「陋規日增，勢必取償小民。若預計有司不減浮收，置陋規於不問，非釜底抽薪之計。」仍執前議，治包抗從嚴焉。

江蘇頻遭水患，由太湖水洩不暢。疏言：「太湖尾閭在吳淞江及劉河、白茆河，而以吳淞江為最要。治吳淞以通海口為最要。」於是以海運節省銀二十餘萬興工，擇賢任事，至八年工竣。又以江以南運道，徒陽運河最易淤阻，而練湖為其上游，孟瀆為其旁支。澍自巡漕時，條奏利害，至是先濬徒陽河，將以次舉劉河、白茆、練湖、孟瀆諸工。後在總督任，與巡撫林則徐合力悉加疏濬，吳中稱為數十年之利，語詳則徐傳。

十年，以捕獲戶部私造假照要犯，加太子少保銜，署兩江總督，尋實授。時淮鹽敗壞，商困課絀，岌岌不可終日。澍疏陳積弊，請大刪浮費，以為補救。議者多主改法課歸場灶，命尚書王鼎、侍郎寶興赴江南查議。澍謂除弊即以興利，無事輕改舊制，偕鼎等合疏臚陳利害，條上十五事。鼎等復請裁鹽政歸總督管理，報可。澍受事，繳還鹽政養廉五千兩，裁減衙門陋規十六萬兩有奇，凡淮南之窩價，淮北之壩楨，兩淮之岸費，分別減除，歲計數百萬兩，分設內外二庫，正款貯內庫，雜項貯外庫，杜絕挪墊。革總商以除把持，散輪規以免淹滯，禁糧船回空帶蘆鹽，及商船借官行私，令行禁止，弊肅風清。淮北尤疲累，先借款官督商運，繼仿山東、浙江票引兼行之法，於海州所屬中正、板浦、臨興三場擇要隘設局給票，註明斤數運地，無票越境以私論。仍留暢銷之岸，江運八州縣、湖運十一州縣，歸商運。十二年，奏准開辦，越半歲，溢銷逾額，复推廣於江運、湖運各岸，減價裁費，商販爭趨，而窩商蠹吏、壩夫岸胥一旦盡失其中飽需索之利，群議沸騰。言官摭浮言，屢事彈劾，賴宣宗鑑其忠誠，倚畀愈專。屢請復鹽政專職，皆不許，澍益感奮，力排眾議，毅然持之，卒獲成效。道光元年至十年，淮南行六綱，淮北僅行三綱。澍承極弊之後，自十一年至十七年，淮南已完六綱有餘，淮北率一歲行兩綱之鹽，盡完從前滯欠，且割淮南懸引，兩淮共完正雜銀二千六百四十餘萬兩，庫貯實存三百餘萬兩。兩屆京察，並被褒獎優敘。晚年將推淮北之法於淮南，已病風痺，未竟其施，然天下皆知票鹽減價敵私，為正本清源之計。後咸豐中乃卒行之。十九年，卒。遺疏上，優詔軫惜，稱其「實心任事，不避嫌怨」，晉贈太子太保，依尚書例賜卹，賜其子桄主事，謚文毅。祝名宦祠，於海州建專祠。

澍見義勇為，胸無城府。用人能盡其長，所拔取多至方面節鉞有名。在江南治河、治漕、

治鹽，並賴王鳳生、俞德源、姚瑩、黃冕諸人之力。左宗棠、胡林翼皆識之未遇，結為婚姻，後俱為名臣。所著奏議、詩文集、蜀輶日記、陶桓公年譜、　　陶淵明詩輯註並行世。

論曰：趙慎畛學有本源，察吏治民，嚴而能恕，所至政無不舉。盧坤治回疆軍需，平湖南瑤，馭廣東夷商，皆有殊績。陶澍治水利、漕運、鹽政，垂百年之利，為屏為翰，庶無媿焉。道光中年後，海內多事，諸臣並已徂謝，遂無以紓朝廷南顧之憂。人之雲亡，邦國殄瘁，其信然哉！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